

燕子呂三

檀林

宝文堂书店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这个特殊的时代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新型侠士燕子吕三，他有强烈的正义感，爱打抱不平，他爱祖国、爱母亲，又爱上伪装学者的日本特务头子之女山田枝子。故事在国难家仇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展开，情节波澜起伏，最后以男女主人公双双被焚的悲剧结束。书中宣扬了真善美、先进和正确的思想行为，抨击了假恶丑、落后和错误的种种事物，形象地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解放、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原作曾在《郑州晚报》上连载。这次出版单行本，又作了较大的剪裁修改。

燕 子 吕 三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40,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 插页2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书号：10070·96

定价：0.83元

目 录

第一章	见不平兄弟拔刀相助 除强暴父女绝处逢生	1
第二章	去天津侠士一路伴送 进公馆主人百般殷勤	12
第三章	会楼台各吐肝肠肺腑 惜别离互换钻戒金镖	29
第四章	起贼心山田恩将仇报 杀日寇吕三死里逃生	45
第五章	受蒙蔽枝子中计回国 探牢狱吕三杀人泄怨	56
第六章	乱哄哄群魔大闹租界 恨悠悠单身潜赴北平	68
第七章	逛天桥英豪拳场比武 知不足好汉断指认师	75
第八章	爬城墙见识一身绝技 通音信更增两地相思	91
第九章	有情人未名湖畔相会 无奈何领事馆中被囚	107

第十章	火车上小子硬抢军饷 江湖中大帅礼聘教官	123
第十一章	等情郎小姐怒惩无赖 骗娇女老父离间有情	143
第十二章	提婚事难违慈母严命 保实力议定卖艺招兵	157
第十三章	耍大刀小本太君获胜 吊膀子老边班长服输	176
第十四章	天宁寺小本设下奸计 拳斗场吕三赢得上风	190
第十五章	议婚期难为兄长吕大 审人头表露恩师深情	206
第十六章	边洪乡攀亲居心险恶 王伯坚结友开导忠良	227
第十七章	进澡堂遇上飞来奇祸 出监狱劫走共产党员	246
第十八章	起疑心只为红巾半截 立壮志全凭热血一腔	267
第十九章	镇海寺仇敌深夜行刺 西山林情侣意外相逢	288
第二十章	医院里劝降山田败北 烈火中焚烧侠士永生	317
后 记		346

第一章 见不平兄弟拔刀相助 除强暴父女绝处逢生

北京、天津之间，在方圆三十里村庄稀少的田野上，苍松茂盛，古柏碧翠，黑鸦鸦一望无际。老林正中间，有一座相传为唐代所建的古刹，名叫天宫寺。近几十年来，这座庙宇连遭八国联军入侵、北洋军阀战乱等浩劫，殿堂房舍，已经破落不堪：古瓦上蒿草丛生，门环上金漆剥落，败壁残垣，也无人修复。看起来，像是一座香火断绝无人居住的破庙。

一九三〇年的中秋之夜，月明星稀，晴空朗朗，四野秋虫唧唧，渺无人迹，荒郊荒野，更显得荒寺的荒凉。天将二更时分，路上急匆匆走来两个行人：一个二十七八模样，一个不过十七八岁。他们步履矫健，装束奇异，对襟密扣的上衣，肥腿儿的灯笼裤，腰扎铜钉宽皮带，脚登牛皮练功靴，斜背小布包袱，背上各插着一口带鞘的腰刀，颇有点儿像是戏台上的武生模样。他们风尘仆仆，走到庙前停住了脚步。

年长的看了看“敕建天宫寺”的匾额，用征询的口气开口说：“三弟，咱们就在这儿过夜吧。”

年幼的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一屁股坐到大青石台阶上。他累了，细密密的汗珠儿布满了额头和鼻尖。年长的打量着弟弟，微微一笑，暴着青筋的大手在怀里摸索了一阵，摸出一块烤白薯来，递给弟弟：“给，吃吧。”

年幼的伸手去接，手到中途，明眸一闪，发问：“你说，大哥，今天是八月十五吗？”

“嗯。”

他马上把手缩了回去，顽皮地笑着说：“八月十五，神仙到下界享受供果的日子，咱们何不到他们那儿借点儿粮食？！”说着，不等他哥哥答言，霍地站了起来，双腿一蹬，像个弹簧一样弹了起来，腰一拧，头一点，双臂一扬，两腿一使劲儿，身子霎时腾空，跳上了有两米高的古庙高墙。又一闪，跃了下去，像个猫儿一样，轻轻落了地。他闪到墙根儿阴影里，左盼右顾，四周寂静，并没有人觉察，就蹑手蹑脚地转过了钟鼓楼，赶到正殿。

殿里供着三尊神像。供桌上供着瓜果梨枣、馒头豆包；香炉里还有几根残香，青烟袅袅。

他转动脑袋四处张望，屏声静气听了片刻，这才取出一块小白包袱皮儿，一纵身跳上了供桌，铺开了包袱皮儿，就收拾起桌上的供品来。不管生熟甜咸，不管粗细优劣，一味收敛，还不时把什么东西塞到嘴里大嚼大咽。

他的兴味正浓，霍然，隐约听见三尊塑像中的一尊讲话了：“哈哈……不要这样慌忙嘛……”

他吃了一惊，打了个冷战。一个馒头失手落地，滚到了墙旮旯里。他下意识地手摸刀把，瞪眼凝神，望着神像，细心谛听，可是四周静悄悄的，又没了声息。

“怎么？”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莫非刚才听错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松开了握刀的手，再也没心思收拾供品了，提起包袱就想走开。这工夫，又传来了一句更响的说话声：“来，再干一杯嘛，哈哈……”

这一回，他听清了。声音，不是从神像嘴里传出来，而是从它的背后传出来的。他猛地停下脚步，头微微一偏，“刷”地一声抽出了明晃晃的钢刀，纵身一跃，就奔向神像的背后。他要看看个究竟，弄个明白。

神像的背后，有一尊木雕的韦陀面北而立，正对着韦陀，是通向后殿的穿堂门。这时候，两扇门虽然关得紧紧的，但由于年久失修，中间的门缝儿足有一指来宽，一道亮光透过门缝儿，照射着已经失去了降魔杵的韦陀。小伙子把眼睛贴着门缝儿往里一瞧，只见后殿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正中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鸡鸭鱼肉，两个剃光头的彪形大汉对面而坐，正在举杯豪饮。在他们身后，还排列着十数个短打扮的小和尚，个个操刀执剑，提棍握棒，有的腰里还别着手枪。这时候，只听东首的一个说：“师弟，这次愚兄有点儿失礼占先了。那个洋妞儿，真叫人看着心里痒痒，眼馋得慌。这次，你就不要争了，那个洋老板的金银钱财，你们尽管多分，为兄的决不争执……”

西边的一个说：“大哥，何必这样外道，既然您喜欢那小妞儿，您就受用，自家弟兄，谁还能说什么？”

“好，这话大哥听了痛快，来，干杯！”

“干杯！”

“弟兄们，都喝三杯，来，干！干！……”

十几个人围着桌子，自酌自饮，片刻工夫，风卷残云，满桌酒菜，一扫而光。

称兄的大汉，从墙壁上抽出一把宝剑；称弟的那个，摘下一把九环鬼头刀。那些嘴里还嚼着东西的小和尚们，眼盯着他两个，听候吩咐。为首的把刀一挥说：“跟我来五个人，

去上房收拾洋老板和小姐儿。剩下的人，跟边二弟去杀那几个脚夫……”

十几个人，自动分成两伙儿。被称为“边二弟”的人一招手，领人朝西一拥而去；看样子另有侧门。为首的大汉，领人直朝二门走来。

借供果的小伙子急忙闪到一边。工夫不大，六个和尚不声不响地从二门鱼贯而出。看到这里，他心里已经明白：这些不法和尚，一定是去作案的。既然路见不平，理当拔刀相助。主意打定，他就把装供果的包袱系紧，放到暗处，尾随他们而去。

前面的六个和尚三拐两绕，离开正殿、配殿，进入偏后院。这里的三间厢房，门窗紧闭，灯火已熄，悄然无声。他们立即散开，分头行动：由两个人瞭哨，剩下的人开始用刀剑撬起门窗来。

借供果的小伙子不敢怠慢，纵身一跃，抱住了一棵古槐，爬了上去，居高临下观望。

只听一声呼哨，门窗全被撬开。一个和尚推开窗户，纵身正要往里钻，只听一声枪响，那个钻窗户的和尚应声倒栽葱摔了下来。

打死了一个，剩下的五个人，再不敢贸然往屋里闯了，纷纷往后躲闪。沉静片刻，为首的和尚拔出手枪，一脚踹开房门，一连往里面放了三枪，然后一猫腰闪身而入。屋里的人，却没有开枪还击。门外的四个和尚见屋内没有动静，紧跟着也冲进屋去。

树上的人跳下来，轻声快步溜到了窗下，用舌尖舔破窗纸，朝里观看。只见屋里的和尚已经点亮了蜡烛，烛光下，

看得清床上有两个人：男的五十挂零，白净脸，扁鼻梁，戴着金丝框眼镜，鼻下有撮小胡须，身穿睡衣，无力地靠在床头上，左手捂着右手腕子，一股殷红的血，顺着袖子往下滴；女的约摸十七八岁，一头乌黑的秀发，高高梳起，一张瓜子脸，清秀端正，这时候虽然惊恐万状，吓得面无血色，但也仍不失妩媚的本色。

为首的和尚狞笑起来，手一挥，四个小和尚一拥上前，把少女和男人死命拉开。受伤的男人和少女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暴徒，顿时被架到两处。少女被反拧着双手，只能扬着脑袋高声哭喊：“爸爸，爸爸……”她开头说的汉语，随后就是听不懂的外国语了。男的用力挣扎，要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保护少女，嘴里叽哩咕噜地喊着，讲的完全是外语。一个小和尚抓起床上的一双袜子，塞到他嘴里。他说不出话来了，直急得额头上的青筋暴跳，眼镜摔到了地上，两只金鱼眼瞪得滚圆，用鼻子嗷嗷地哼着。

那少女见父亲受到折磨，一边哭叫着，一边用尽全力挣扎着往上冲。为首的和尚张大着嘴，乜斜着眼，身子前倾，死死地盯着她，看模样恨不得一口把她吞掉。他猛然“哈哈”两声狂笑，冲上前去，两手一夹，把少女凌空举起，仰面朝天甩到床上，随后一个饿虎扑食，扑了上去。少女本能地一滚，躲开了他，但咕咚一声，掉到了地上。她又连滚带爬地朝父亲扑去。

为首的和尚大怒，跳下床，又抱起少女，把她摁在床上。这一次，他用身子压着少女，腾出两只手，就去扯少女的下身衣裳。

少女挣扎不开，只能声嘶力竭、绝望凄凉地尖声喊着：

“爸爸，爸爸……”

那男人此刻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暴怒地猛力一扭双肩，甩开了两个小和尚，一个箭步冲上去，哈腰就抄那和尚的腿儿。那和尚显然是练过功夫的人，没等对方近身，一拳先在面门上打个正着，接着飞起一腿，一下子把那男人踢了个仰面朝天，怒喊一声：“徒儿们，把这个外国佬扔到庙后王八井里去！”

四个小和尚应声一拥而上，把他拉出了院子。

窗下的人怒发冲冠，早已经按捺不住火气了。他左手朝腰间一摸，随手拉出一支尾部拴有红绦的镖。这只镖，五寸长短，头重尾轻，尖部双刃，闪着寒光，异样锋利。他紧握住镖，不敢怠慢，趁那贼和尚还未曾得逞，左手一甩，只见金镖在空中“唰”地一声，快似流星，疾如闪电，穿过窗户，飞了进去，在太阳穴上打个正着。贼和尚怪叫一声，鲜血四溅，身子一翻，又一滚，仰面摔到床下，一命呜呼了。

本来已经绝望了的少女，喘息片刻，定定神思，睁开双眼：爸爸不在身边了，床上是粘乎乎的血；再瞧床下，那魔鬼一般的恶汉，像死猪一样躺在地上。

梦，梦！难道这是一场噩梦？在迷惘中，她才发现，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站在自己床前，正用同情的眼光瞧着自己。他浓眉大眼，高鼻梁，厚嘴唇，口方耳大，再配上他那一身装束，不知怎的，她马上想到了中国古代传奇中的侠客，不禁脱口而出地说：“英雄，侠客，是您，是您救了我吗？”

小伙子急急忙忙地说：“小姐，你听我说，这庙不是好庙，和尚也都是坏蛋。你，快，快跟我逃出去吧。”

“啊，英雄，你是天下最勇敢的英雄！请你快去救救我

父亲吧！晚了他就没命了！”少女十分激动，双臂一伸，朝小伙子怀里扑去。小伙子吃了一惊，本能地往后一退。姑娘收不住劲儿，一个前栽，跌倒在地上。小伙子急忙伸手拉起少女，低声地说：“快跟我来。”

两人正要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外面有人哈哈大笑，高声嚷着说：“师兄，你太性急了吧！”

小伙子和少女闻听此声，顿时收住了脚步。少女又被恐惧所笼罩，紧紧地拉住小伙子的手直哆嗦，死也不肯放开。小伙子生怕自己被少女缠住手脚，无法搏斗，就一把推开少女，顺手“唰”地一声抽出了钢刀，抢先拽开房门，冲了出去。

外面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身高将近六尺，膀大腰圆，光着脑袋，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手提九环鬼头刀。小伙子一眼就看出，这正是被叫作“边二弟”的另一个头目。他不敢怠慢，也不打话，朝着他挥刀就砍。那人机警地一闪，侧身躲开了这一刀，紧接着一个偏身鹰展翅，兜头就朝少年还了一刀。少年取胜心切，单刀直入，将对方的刀向外一挡，就势刀走里路，直插对方肋间要害。两个人刀对刀，上砍下扫，左搦右削，前腾后跳，舍死相拼。在黑暗里，只听得叮叮当当，呼呼风响，明月之下，只见银光闪闪，白光道道，两个身影搅到了一块儿，难解难分。屋里那个美丽的姑娘，隔门缝儿向外张望，只吓得牙齿直打战，两腿在发抖。她把手放在胸口上，默默地为自己的救命恩人祝祷。

忽然一声长啸，从后院窜出了十几个小喽罗，他们见有一个人和二师兄在拼杀，急忙各举刀剑棍棒，上前围攻。小伙子却毫不畏惧，仗着身子灵活，亮出手段，一个人奋战十几个。

厮杀中的叫喊声和铁器相碰的叮当声，掠过古庙高墙，直向院外传出。

这一下子，可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小伙子的哥哥，那二十七八岁的壮汉。

本来，淘气而顽皮的弟弟去借供果，一去不回头，他心里就犯开了思量。他正打算去看个究竟，忽然听到刀剑相碰的叮当声，心里说声不好，不敢怠慢，紧跑两步，身子一纵，跳上了围墙，又一纵，上了屋顶，不走地面，只走屋脊，直寻搏斗声而去。只见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一眨眼间，已经来到了姑娘所在的屋顶上。那壮汉见自己的弟弟难以取胜，为了给自己的亲人壮胆，为了给敌人以精神上的威胁，他把拇指和食指放进嘴里一吹，于是夜空里响起了一声尖锐刺耳的长啸，接着“咣啷”一声拔出了钢刀，大喊一声：“朗朗月色，清白乾坤，十几个对一个，太不公平了吧！”说话间，飞身跳下，挥刀就向贼首砍去。

贼和尚们见对手来了救兵，心里发慌，一个眼差，有个喽罗一愣神间被小伙子砍掉胳膊，长嚎一声，倒了下去。这个喽罗一喊，另一个一害怕，迟了手脚，又被小伙子砍翻，疼得两个喽罗哇哇大叫。这一喊叫，如同下了撤退的命令，剩下的几个喽罗，只恨爹娘少给生了两条腿儿，争先恐后地抱头鼠窜四散而逃了。

那二师兄正和壮汉拼杀，猛见倒了两个人，喽罗们四散在逃，哪儿还敢恋战？一跃跳出圈外，撒腿就跑。壮汉哪能放他？甩开大步紧追不舍。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吓破了胆的喽罗，被追晕了头，不朝院外跑，却朝院里跑，一头撞上了壮汉，壮汉一闪身，砍死了喽罗。这工夫，二师兄一纵身跳上了庙墙，

壮汉喊了声：“哪儿逃……”快步追上，可是已经晚了。

小伙子看得真切，这时以闪电般的动作，掏出镖来，朝二师兄飞去。也就是二师兄身子腾空要往下降的工夫，那支镖也飞到了，只听得一声怪叫：“呀——”二师兄滚下了庙墙。

小伙子面生喜色，跳过墙头，挥刀去追。月色下，人已经无影无踪，只见自己那只拴有红绦的金镖掉在地上。捡起来一看，镖上带血；再看地上，还有一把德国造的二把匣子。他琢磨，定是那恶贼从墙上摔下来的时候丢落的。

墙外是一片芦苇塘，方圆约有六七亩地。在这样的地方，慢说藏上一个人了，就是十个二十个，也很难寻找。小伙子恨恨地跺了跺脚，一低头，望着地上的手枪，把气儿全撒到了它的身上，飞起一脚，把手枪踢飞了二十多米远，“咕咚”一声，掉进了水塘里。他还恨恨地骂了句：“他娘的……臭壳郎！”

他不是不认识这种现代武器，模模糊糊，他也认为枪比他手里的钢刀和镖要强得多。可是他鄙视它，认为那是外国人的东西，是鬼机灵，使这种武器的人是邪门歪道，只有使刀和镖才是正统，才是真本领，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

小伙子踢飞了手枪，把镖上的血在鞋底上擦了擦，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腰上缠住的一个小囊中。

“三儿！三儿！”

庙内传出那壮汉响亮的呼叫，小伙子这才面对着苇塘大声说：“后会有期，明人不作暗事，我是河东涿县吕三！”

微风轻吹，芦苇左右摇晃，远处的松林传来了飒飒的涛声。除此而外，四野万籁俱寂。他紧跑了几步，跳进了庙内。

那个壮汉迎住了他，低声问：“追上了？”

“不，让他跑了……”

壮汉说：“跑了就跑了吧。”他见三弟不吭声，直咬牙，又说：“那些龟孙子都跑了。你怎么和他们打起来的？”

小伙子这才不紧不慢地向哥哥叙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话说得很简洁，没有形容，也没有夸张。壮汉听罢，严肃的面容豁然舒展，笑着在他的肩头上夸赞地一拍说：“好样儿的！”

两个人同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少年郎把壮汉领到厢房，从厢房里领出了在屋里发愣的姑娘，冲壮汉说：“大哥，这就是那姑娘，您看住她，我去救她爹去……”

壮汉说：“三弟，你在这儿，我去，你累了。”说毕，他不等少年郎回答，撒腿就朝后院跑去。

寺庙深处，到处堆放着杂物。几棵古柏，也干枯了。靠近后院墙下，有一口八角琉璃井。壮汉一走到后院，就听到井里传出来“嗯嗯嗯……”的喘粗气声。他快步跑过去一看，井口横放着一根碗口粗的大木头杠儿，杠子的正中系着一根大拇指粗细的牛皮绳子。井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那“嗯嗯”的喘息声从井底传出。壮汉急忙解开牛皮绳儿，把绳子往上拉，拉了有七八米，这才看清：一个中年人被脱得赤条条的，两手反剪，鸭儿浮水式吊着，嘴里还塞着一双臭袜子。壮汉忙给他解开绳索，从他嘴里取出堵塞物。那个中年人一旦得救，喜不自胜，抱住了壮汉的胳膊，用麻木了的舌头结结巴巴地说：“先、先生，是、是谁……叫您救了我……”

壮汉说：“巧遇了，我们是过路的……”

中年人一愣，太感意外又十分感激，凄然落下了两行泪水，拱手当胸：“先生，多谢救命之恩哪……”

壮汉很豪放地一笑说：“先生，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到前面去吧。您女儿在等您。”

“是枝子？她也得救了？”中年人又惊又喜，愣了一会儿，忽然咕咚跪下，双手合十，祷告起来。他说得很快，壮汉一句也听不清，不知这个人敬的是哪路神道。他只知道，完全出于巧遇，他们无意中救了两个陌生人……

第二章 去天津侠士一路伴送 进公馆主人百般殷勤

吕三兄弟救了父女二人，又搜索了一下古庙，结果发现，这父女的四个随从和一个向导，全部被杀死了。庙的深处，还关着七八个年轻的妇女与老少不等的六个男人。这些人都是肉票。用不着问，这个古庙已经成为强盗的巢穴了。当下，他们把肉票遣散，决定把古庙烧毁。

父女二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驮在马上，由壮汉带领离开古庙，在前面林边路上等着。

吕三抱来一堆干柴，在上风头码好点着，转眼之间，火苗儿蹿出了房檐，熊熊大火，映红了黎明前的半半天，照得前后松林，亮如白昼。吕三的脸儿被烤得红扑扑的，眼看着古旧的木料着火以后越烧越旺，再也熄灭不了，这才提着包袱，离开火场，去追赶壮汉他们。

林边路旁，有三匹马，两匹备有全副鞍蹬，一匹驮着简单的行装，脖子上搭着缰绳，正在低头啃吃青草。壮汉和那父女二人面向古庙，凝望着松林深处的冲天大火，心急地等待着吕三的到来。

吕三一露头，三个人全都兴奋起来。那姑娘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张开两臂，一溜儿小跑迎了上去。吕三见她冲自己跑过来，故意转过脸去装作没看见，却甩开大步走到壮

汉面前，把肩上的包袱递过去说：“哥，火着得旺着呢，准保一间也剩不下。给，这是我从神仙嘴边借的粮食……”

壮汉接过包袱，把它在草地上打开一看：包子、馒头、炸馃子、豆包，外加秋梨、大枣，花色还真不少。他肚子正饿着呢，就哈哈一笑，拍了拍吕三的肩膀。两人相对着坐在草地上，一边招呼那父女俩说：“来吧，先生，不必客气。来，来！……”

“好，好！”中年人点着头，就也坐下了。那少女见父亲坐下，也倚偎着父亲坐了下来。

中年人脸皮白净，戴着摔裂了的金丝边近视眼镜。他未语先笑，显得很温良和善，一面拿起一个馒头来，一面拱手动问：“请问两位恩人，家乡何处，尊姓大名？”

壮汉是个在外头跑过的人，并不怯场，马上拱手回礼说：“免尊，我家住河北涿县，在下姓吕，双口吕，排行为长，人都叫我吕大；这是我的三弟，就叫吕三。”略停，他见中年人频频点头，就问对方：“敢问老先生，家乡哪里，尊姓大名？”

中年人老练地一笑：“在下是东洋大日本国人。我叫黑田纠夫，她嘛，叫黑田枝子，是我的小女。”

吕大神情一变，脸色有些尴尬。吕三一听“日本”二字，耳畔顿时响起了他娘的声音：“行千里远，万里路，当老人的，哪儿能样样嘱咐得到？只有一宗，硬是上走当了官，下行当了贼，也甭忘了：你爹，是条汉子，庚子年在涿县当大师兄，跟洋兵开战，是叫日本鬼子的洋炮炸瞎了双眼，才窝囊死的呀！咱这一带，也是叫东洋鬼子烧了一个精光，才穷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报不报仇，怎么报，自己想吧。如今，日本